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唐　歐陽詢　撰

封爵部

總載封爵

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

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

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以輔衛王室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曰善說哉髠有愚志願陳諸前髠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賦

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
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
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
而滅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又曰馮勤使典諸侯封
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
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

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邱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齊財

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又曰天中正召如刀者封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

管子曰爵不尊禄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禄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禄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周官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公執桓圭又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又曰侯用信圭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伯用躬圭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曰子執穀璧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男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玄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户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亦皆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本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令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背厶為公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又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又曰能樹名生物
與天道俱謂之侯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蕃也
詔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
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
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
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

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税損减以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悦下為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

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

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盖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

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頼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庳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者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

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

梁任昉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冲粹識業淤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又追封丞相長沙王詔曰夫襃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黿玉於已毁導涸源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又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曰

亡弟暢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
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閒綽蚤優名華
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寓祚啟郇滕感興曾衛
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桂
陽郡王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曰神州帝城冠
冕列岳渚宮奬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
寵號實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
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

頡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綸夷險參賛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崤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矚垣寢而懐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秉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

理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策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為君子無怠爾心允執其中又立子旦為燕王曰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又立子胥為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無同好佚無邇小

人

章魏陳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横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虚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又封二子為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髙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

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竪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朓為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為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懋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旂裳勒斯鍾鼎

表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

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修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云云

齊謝朓封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

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内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
拜章陳荅聖恩下情未展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
太皇太后念雍邱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
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荷
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
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為
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邱劬勞五年左右
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

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財餬口形有躶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為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為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内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

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
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
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
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
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
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迎夏盛德在上
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

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歷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往代内輔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為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修職貢入預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磐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

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莊為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頴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又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邱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時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而

東周公主之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為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弒簡公立簡公弟為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為巳封邑始大

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萬家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又曰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

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東觀漢記曰上謂耿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積兵羌胡畢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宫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

乃封超為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
户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内侯惇弟廉及子楙素列侯又
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
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
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
爵關内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又曰太祖
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

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復增邑合二千户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户今孫亦欲君自擇所封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宜增邑并前千户又曰任峻字伯遠為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

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鄃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王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詔後漢獻帝詔勑鎮東將軍領兖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土賤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効命自首之秋也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為國出命夫祿

以賞功罰以絀否今以操為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

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册孫權太子登為東中郎封侯詔曰盖河洛寫

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晣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

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

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

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昔周

嘉公旦祚流七胄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為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祭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

大討於秦崤敦修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
敬荅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為長城縣公
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臣暴虐恃僭歴紀
旣噬五都志呑六合遂陷没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
跨越淮泗于時䇿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
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
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
落代運輸税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

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綬班
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
尫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
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
隆漢之封覩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徼躬傾
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荅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
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户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

世閭宗革聽晝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參其秦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㪚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烏非止今日受命

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
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
帳酬報爪牙

遜讓封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
非吾節也遂逃奔宋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
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君子曰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禄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絶

漢書曰韋賢甍子玄成當為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遂奏劾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
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
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令相見不宜論也又曰桓榮卒子
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
入與之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
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
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
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又曰張純

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㫖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絶曰吾計之熟矣勿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穰

歲之後唯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横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表齊謝朓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滻
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
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彜訓雖量能之請近
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為子大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黄童之
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
列五等綬參四色又帝為子大欵讓石城公表曰詭對
鶴書俯羞鶤翼臣生處深宫未覿焦原之險不出户庭

豈覩砥柱之峻臣聞坳堂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為
峯終乖小魯之說又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
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
蔭霄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藉雲崖之遠
凞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
啓平原之封南郡與部春谷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
陵陽之嶺而緑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熠灼光彩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進爵為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

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須上公之典魯蕃懿親裁裳衮舄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梁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巳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托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

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佽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没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

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茍曰易照敢守難奪

梁沈約為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梨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閑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户非切及顧温凊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

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
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衆功
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
之志匪殊於貌謁
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
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
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
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茍取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

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録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

重非臣尩頑所能克堪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旣録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讃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絶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絶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絶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録臣關東微功

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徳豈臣愚陋所能克堪又上書譲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髪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徳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

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為臨泗侯兄澤為周呂侯又曰文帝封后弟薄昭為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為侯又

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為章武侯竇彭祖為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為蓋侯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户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羮亭一千二百户

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又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泛為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重子丹為射陽侯孫茂為平望侯𡙇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為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沇緜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以姨子馮邯為鍾離侯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鮦陽侯子傅隐強侯陰盛為無

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陳羣議自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熛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封邱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邱縣以封翟母焉

表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令以東阿王妃為

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飡臣為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倒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纖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為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惷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惠没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荅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禀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又為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罔寘妾膺靈禀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遑而肅雍

不著穠華盖闕不悟宸暉曲漸彛章夙責籍此恩加遽
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緄昭被
梁王僧孺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為南平王妃
奉命震懾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悦且或多慙鏡史觀圖
是焉知愧以兹眇薄有儷蕃儀紃組不聞饘酏盖闕不
悟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遥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
榮照下庭豈斯輶弱所能勝荷
奏宋謝莊為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

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
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絶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王
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
宋

左傳曰鄭子産曰昔虞閼父為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巤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

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疇咨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又曰武帝還過洛陽曰三代邈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于孝武靡有孑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復曹參周勃之後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酇户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

蕭相國德慶厚也

東觀漢記曰髙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絶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

封之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絶後故陳騫後浩之為高平公裴秀後球為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為博陵公荀勗後軌為濟北侯何曾後闡為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為鉅平侯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

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
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
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
乃備爵錫臣朿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
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㡳
知所尤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
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
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㡳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

敦篤於明勲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
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
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隕不終美志
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竒佐昔霍去病蚤
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
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為褚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
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韶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

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光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巳夙退内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貢天倫冥至友愛淳深非直引簃推温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廹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大宗絶緒命臣出纉傍統禀承在昔理絶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擢孤

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貴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絶
至公允穆微臣剋幸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
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
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
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趦
趄凡近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貴高
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
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貴嬰疾沉

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繼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叙心感悼義迫窮誠臣貴息齊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齊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舍育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絶没實眡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

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

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髙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牟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　　唐　歐陽詢　撰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

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入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又曰善治

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謟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絚而大絃緩

紐急也者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為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晝決獄夜理書政秦始皇名也御史冠葢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逮至衰

世松柏茵簬窕而夏槁江河三川絶而不流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南郊也

飛蛩滿野

蛩蟬蔑蒙屬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

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

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堯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乏為本以鬻貨為末三者守

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羲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

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寛猛相濟剛柔

自克也

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强兵用賢任能臣以驅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

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禄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葢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淩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

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
聖化斯不疑矣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毀鄉
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

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徳風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

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

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

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

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

惡人者則人惡之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

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

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

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
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
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碑梁棐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
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
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
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

修九官咸事於往歳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旣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早身折節用人若由巳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

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畆是以搢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纎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懽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犄觚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尊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為麗則帝曰爾

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廸我王顯允洵美且麗
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
承嘉惠
陳徐陵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
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
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
並洛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
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兹歌詠者司

空侯使君予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
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
重於强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
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
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禄大夫邑里
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
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
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

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黄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況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兹樊鄽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勍盜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

為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李孫還曾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

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轄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後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肅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

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檻躬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宫闕請揚兹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泱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讐元勲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宫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勍寇風行國威丈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

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暴攙搶斯舉喋喋蒼黎峗峗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濯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又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

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禄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瀕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横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黄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霣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爟烽浴鐵蔽於山原摐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劻賊重圍尚

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渠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畨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擅場延於井伯網

繆安樂造次訏謨爰珥豐貂允光金蟪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脩國屈晉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歿璇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

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
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户無扃脂脯
豪家鍾鼎為樂揚袪洒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
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
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髙
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黄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
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
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髙惟嶽既甫

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鄰莫遠非
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
公其饗福於萬斯春又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曰若夫
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
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荃表其深源何籌懈其遠慶豈惟
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
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
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

英晤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寛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
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髙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
利無擾於胸衿行藏不槩於懐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脱貂救庀情靡矜吝䵣馬窮途唯
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侣揖其精微詞宗
稱其妙絶出為仁武將軍晉陵大守五雞三彘勤卹有
方問羊知馬鈎距無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
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

用殷阜康哉寳運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于洛濵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為世珍高風逺矣曠代難倫爰鈕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逺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寳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産九

折崢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束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筰不討外憑劒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阸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建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

夷落擅彊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其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遐覲命氏眇求世禄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荊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僰道西通夜郎内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絶邊疆赫赫

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銘刻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陳江總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無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表梁劉孝儀為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冦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兹或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包葱葱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遥授衮服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

敎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敎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越

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髙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敎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黄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

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

李膺為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為

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闕設方略天子為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衆責大將軍費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獘窮極

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

謝遂為夫婦如初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髙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内為始亹亹乎思隆平之道也寔就而賦焉

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

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埀祉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畆數蓂莢於階庭攔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女工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詔後魏温子昇孝莊帝殺尒朱榮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吕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誠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勳

劾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習未崇朝豺聲已露旣位極
宰衡地踰齊曾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
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巵江河無以充其溢旣見金草稍
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為已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
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將為拔本塞
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將而有聞罪無攸縱是而
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
泰便可大赦天下又遷都拜廟鄴宫赦文曰建國所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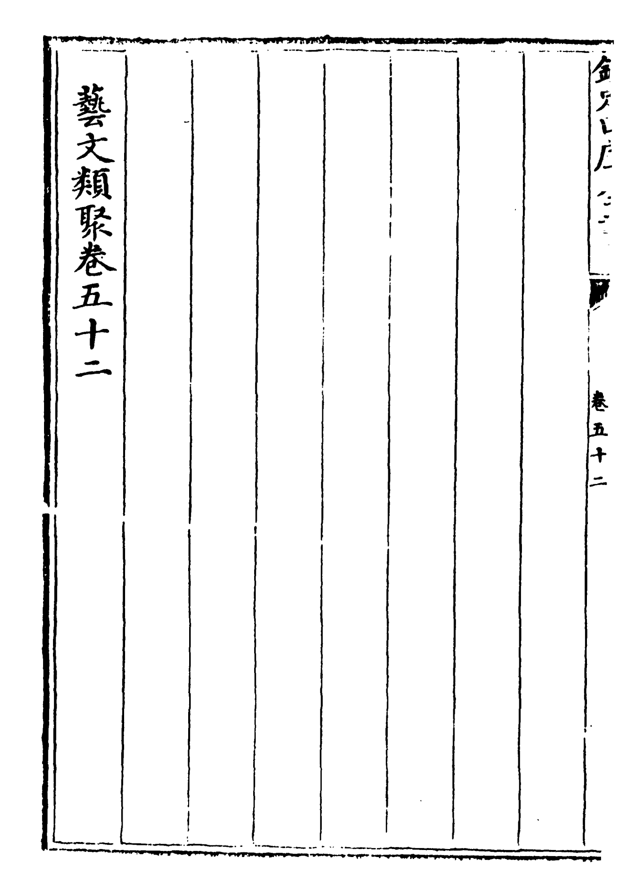
理屬於宗廟立事為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
武命世重匡頹歷尊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
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樂推闕路多
虞矜帶難固聽言往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鄴用追遷亳
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
閟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
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
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覲象雷雨布寬大之恩

取類澤風申肆青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為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歷數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

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功遂屬代
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氷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祥
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
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
敎非易可免七名攺呪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敎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敎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
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
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纫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

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惟思所以
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兹解網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